

《海滩》故事梗概

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展翅腾飞的伟大时期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酷热的渔村里，还存在着近亲结婚的陋习——交媳的旧习。陆小妹和她不喜欢的表哥订婚，菊花也因为被花脚蚊子抛弃，违心地嫁给了丑金根。就在交媳的同时，五年不岸的鳊鱼留在了网中，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了。

在茫茫的海滩上，笼罩着一片悲壮的气氛……

西影厂摄影部 滕文骥 导演

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展翅腾飞的伟大时期。这一年的夏天，酷热的渔村里，还存在着近亲结婚的陋习——交媳的旧习。陆小妹和她不喜欢的表哥订婚，菊花也因为被花脚蚊子抛弃，违心地嫁给了丑金根。就在交媳的同时，五年不岸的鳊鱼留在了网中，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了。

在茫茫的海滩上，笼罩着一片悲壮的气氛……

西影厂摄影部 滕文骥 导演

编者按：

故事片《海滩》是一部带有争议性的影片，在北京试映期间，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：

——《海滩》真实地反映了城市与乡村、文明与愚昧这个矛盾冲突所包涵的哲理，给人以变革时期不同心理上的撞击，是一部寓意深刻、发人深思、艺术质朴、生活真实的创造性新影片。

——《海滩》没有是非标准，混淆美丑概念，创作者信手拈来缺乏思考的所谓生活真谛，某些镜头污人眼目、暴露性太强，是一部晦涩难懂、诱人犯罪的失败影片。

探索、开拓、创新，是当今更新电影观念、提高影片质量的最好方式。评论《海滩》是好是坏，是黑是白，出现争议的几篇文章，有正有反，有褒有贬，所见不一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几篇文章，引起更多的争论，在争论中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。

《海滩》较少导演意识

付晓建

辩证法谁都知道，可是，一旦接触实际，便经常忘了两分法。就《海滩》来说，有人说是中国电影之最，又有人说是教唆影片，我认为都未免过份了。

我的观点，《海滩》有探索、有新意、较少导演意识。但其缺点和不成熟之处也是毋庸置疑的。导演意识不能没有，其实，也不可能没有。影片的题材选择、镜头的剪辑、语言的运用等等，无不渗透着导演对社会、对人生的看法。但电影毕竟是电影，它不是话剧，也不是小说。《海滩》一片展示在您面前的仅是工厂、渔村、铁塔、大海和人，仅是新的、旧的、传统的、新兴的、先进的、落后的。先得得夹进一丝虚饰，一丝毁灭，愚昧得揉进几份纯情，几分回归。影片中没有大道理，没有说教，没有哲理性的话，但却充满了哲理。人物和情节全是生活中的，但又不是生活简单的重复。导演巧妙地取与舍，编与裁，构成了影片的主题，但含蓄而不露。

电影应该是电影，应该是它自己。电影应该有自己语言，自己的形式。电影不应晦涩，但也不能“白”，不能“露”，应该留有让观众思考的余地，应尽量减少导演意识，从而激发观众的再创作热情。这样才能完成影片创作的全过程，形成强烈的观众反应，观众评论和影片的信息反馈。

滕文骥是近年来影坛上跃出的一名导演，但他以前拍摄的几部影片却并不十分惹人喜欢，其主要原因之一，我认为则是导演痕迹过露。例如：《苏醒》、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等影片中就出现过企图通过演员说出的几句带有哲理性的语言，或简单的象征性手法来体现影片本身的哲理的做法。其结果，大大削弱了影片本身的感染力，脱离了生活。

而《海滩》一片，滕导演对他以前的观点提出置疑，再看影片，的确不一样了，成熟了许多。

《海滩》遭到“教唆片”、“看不懂”等等非议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它的成功或说是传统看片习惯。

一个探索的足迹

——浅谈影片《海滩》

张凡 云霞

望着银幕，像是进入了离奇的梦魇，想呐喊，却喊不出声；想挣扎，也挣脱不出梦境。

作为观众，我不喜欢《海滩》。影片不能令人喜怒哀乐，只使人感到压抑窒息。

《海滩》的人物是畸形的。刚正的陪审员热恋着有夫之妇；本能挣脱羁绊的陆小妹却承受难忍的屈辱；那个深邃难测的“鱼王”，看来胸有城府，实际平庸无奇。

《海滩》的情节是扭曲的。那原始荒蛮的生活方式，落后愚昧的婚嫁陋习，粗野难堪的求爱手段，近乎兽性的情欲冲动，不仅没有粗犷美，反而使人起鸡皮疙瘩。

《海滩》的画面是阴森的。无光的太阳，灰暗的天空，朦胧的夜色，荒秃的礁石……有幅画面很美，绿油油的田野里，佝坐着一对青年男女，但可惜画面后面却遮盖着不可见人的暧昧关系。

《海滩》的声音是凄厉的，音乐的旋律如奏挽歌，傻子的话语似在梦呓，特别是渔民们跪在海滩上向大海哀告，声如鬼哭狼嚎，撕心裂肺，使人神经痉挛、心灵颤栗。

我不喜欢《海滩》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的魅力。《金瓶梅》描写色情，并不是为了宣扬淫秽；《阿Q正传》出现笑料，也不是为了卖弄噱头。《海滩》的离奇，当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。在离奇的后面，似乎有一股潜在的冲击力，它的冲击力势如浓云压城，使人肝胆欲摧。但这种力量虽能感觉到，却难摸得着。它要冲向哪里？也许，要冲向愚昧；也许，要冲向世俗；也许，要冲向社会上的残垢和心灵中的尘迹……但，这只是“也许”，真正的内涵，对观众来说，始终是个谜。

缺乏光点的影片

——评西影新片《海滩》

杜长江

西影摄制的《海滩》，象一幅缺乏光点的图画，给人的印象是朦胧、晦涩的。

影片所描写的故事，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之后的最近几年。举世皆知，这几年正是中国农村进行经济改革、充满活力、欣欣向荣的时期。然而，人们从影片中却感受不到这种强烈的时代气息。固然，在这片海滩上，出现了现代化的大工厂和渔民的新瓦房，那些过去世代依靠



捕鱼为生的渔民的子女，有些也进了工厂，当了工人，甚至开始跳起了交际舞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变化。通过三个老渔民脚踏海滩的身影，尤其是他们虔诚下跪祈祷上苍的举动；通过菊花的婚礼，尤其是小妹的订婚仪式，观众不难感到，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，主宰他们生活的依然是陈旧的习惯。他们心中充满了迷惘、疑虑、烦恼与抱怨，而不是振奋、希望和信心。

也许，影片的编导正是试图通过新与旧的斗争，来展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前进的艰难历程，揭示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矛盾，这当然是可以而且值得大写的。但问题在于如何去表现这一主题，如果只是把一些故事、奇闻和对乡村表面零散的观察罗列出来，从旁观者的角度，去看待这一场新与旧的斗争，甚至着力表现“当愚昧败退时”所笼罩着的“一层似乎悲壮的气氛”，其结果恐怕只能是重蹈六十年前爱森斯坦拍摄《新与旧》时的覆辙，使“愚”的主题爬过了所有的画面，甚至在主要的正面人物身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”（普多夫金《社会主义农村与电影》）。

说起人物，《海滩》和《新与旧》相比，甚至更为可怜，在全片中，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。老鳊鱼愚昧、守旧；菊花十足虚荣；小妹软弱不幸；许彦表面上公允、正直、道貌岸然，但是本质一心追逐异性，举止暧昧，难以信任。至于乡间的色鬼、白痴、食客，则更令人反感。

这样的一部影片，真不知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东西。

「鱼王」的悲剧

解师曾

《海滩》对老鳊鱼的塑造，祖祖辈辈在海滩上靠插网捕鱼为生，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本领，“手点到哪儿，没鱼也能长出鱼来”。然而自从从海滩建起工业城以后，余下的海滩再也打不到鱼，他因此暴躁如雷，到处告状，结果站在文明的对立面上。

工业城给海滩带来了文明和科学，也给渔村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。老鳊鱼的女儿陆小妹进厂当了工人，并在新风熏陶下懂得了幸福的价值。但老鳊鱼却违拗女儿的心意，给女儿安排的“幸福”则是让她嫁给她所不爱的表兄阿贝，并在旧习俗“交媳”这天，合俗入习



陆小妹(右)与菊花(李夏青饰)在集市上卖鱼。(西影宣资处供稿)

地被表兄奸污了。老鳊鱼自认为这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事，他诚心诚意地按老习俗为女儿安排“幸福”，实际却把女儿推进火坑。

这正是“鱼王”的悲剧，他怀着无可怀疑的善良心愿，堂而皇之地做着一些违反文明与科学的坏事却毫不自知。当我们看到这些情节时，心情感到十分沉重和压抑。有人否认这些情节的深刻内涵，认为是一部坏影片，教唆流氓犯罪，这当然是不全面的。但由此认为老鳊鱼有意纵容犯罪去糟害自己的女儿，更是毫无根据。

老鳊鱼是个复杂的人物，他不是坏人，却由于因袭的重负而为坏事张目。他不象木根那样的傻，但却是一种愚昧与顽固相结合合体。可怕之处在于他利用“一家之长”的无上权威，在自己家中和村中推行这种愚昧。这个可悲的老鳊鱼，实在是一个耐人品味的艺术悲剧典型。



征稿启事

为了活跃文坛空气，表达职工心声，拿起批评之武器，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，我报文艺版拟办一、二期讽刺小说专页，欢迎专业和业余作者踊跃投稿。

小说要求尽量精炼、含蓄、曲折、风趣，以能赢得读者，启发读者为标准，字数最好不超过一千二百。

来信请寄《陕西工人报》第四编辑室，文角注明“讽刺小说征文”。

《陕西工人报》第四编辑室



“鱼王”老鳊鱼(魏宗万饰)死守渔村旧的风俗，要强行把女儿陆小妹(白灵饰)嫁给表哥阿贝。(西影宣资处供稿)